

詩品

詞品



NLIC2970818128

南北朝·鍾嶸 明·楊慎 著

詩品



詩品



NLIC2970818128

廣陵書社
中國·揚州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詩品 / (南北朝) 鐘嶸著. 詞品 / (明) 楊慎著. --

揚州 : 廣陵書社, 2010.8(2011.9 重印)

(文華叢書)

ISBN 978-7-80694-611-4

I. ①詩. ②詞. II. ①鐘. ②楊. III. ①古典詩歌 -
文學理論 - 中國②詞(文學) - 文學研究 - 中國 - 古
代 IV. ①I207.22②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69156 號

ISBN 978-7-80694-611-4



9 787806 946114

定	標	印	電	著	詩	品
版	準	版	郵	者	品	詞
版	書	印	社	(南北朝) 鐘	詞	品
印	號	刷	址	嶸 (明) 楊	詩	品
刷		刷	方慧君 吳	著	詩	品
次		次	曾學文	編輯	品	詞
次		次	廣陵書社	責任編輯	詩	品
價			揚州市維揚路三四九號	出版人	詩	品
價			(0514)85228088 85238089	出版發行	詩	品
玖拾圓整(全貳冊)			二二五〇〇九	地址	詩	品
				電話	詩	品
				公司	詩	品
				楊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	詩	品
				(0514)85228088 85238089	詩	品
				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第一版	詩	品
				二〇一一年九月第二次印刷	詩	品
				ISBN 978-7-80694-611-4	詩	品

文華叢書序

文華叢書序

時代變遷，經典之風采不衰；文化演進，傳統之魅力更著。古人有登高懷遠之慨，今人有探幽訪勝之思。在印刷裝幀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，國粹綫裝書的踪迹愈來愈難尋覓，給傾慕傳統的讀書人帶來了不少惆悵和遺憾。我們編印《文華叢書》，實是為喜好傳統文化的士子提供精神的享受和慰藉。

叢書立意是將傳統文化之精華萃于一編。以內容言，所選均為經典名著，自諸子百家、詩詞散文以至蒙學讀物、明清小品，咸予收羅，經數年之積累，已蔚然可觀。以形式言，則采用激光照排，文字大方，版式疏朗，宣紙精印，綫裝裝幘，讀來令人賞心悅目。同時，為方便更多的讀者購買，復盡量降低成本、降低定

價，好讓綫裝珍品更多地進入尋常百姓人家。

可以想像，讀者于忙碌勞頓之餘，安坐窗前，手捧一冊古樸精巧的綫裝書，細細把玩，静静研讀，如沐春風，如品醇釀……此情此景，令人神往。

讀者對於綫裝書的珍愛使我們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。近年來，叢書中的許多品種均一再重印。為方便讀者閱讀收藏，特進行改版，將開本略作調整，擴大成書尺寸，以使版面更加疏朗美觀。相信《文華叢書》會贏得越來越多讀者的喜愛。

有《文華叢書》相伴，可享受高品位的生活。

廣陵書社

出版說明

《詩品》三卷，鍾嶸著。鍾嶸，字仲偉，生卒年不詳，在齊梁時代任參軍、記室等官職。《詩品》約寫于梁武帝天監十二年（五一三）以後，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論專著，所論主要是五言詩。

序言論述了詩的發生、體裁流變以及詩的本質，對詩歌創作的時俗流弊予以批評。三卷評語共品題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餘人，分上中下三品，在諸人評語中敘其詩風淵源、承繼關係，論其作品優劣得失。鍾嶸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，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，反對苛刻的聲律，在當時及後世都具有相當的藝術性和影響力。但是由於作者所處時代風氣和思想的限制，其品評在今天看來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如僅將陶淵明列為中品。

《詞品》六卷，楊慎著。楊慎，字用修，號升菴。明正德六年殿試第一，官至翰林學士，嘉靖三年因爭大禮遭戍雲南永昌衛，此書即寫于該時。書中盡可能搜羅考證歷代詞人詞作本事以及前人品評之語。卷一多記六朝樂府曲詞；卷二以記述唐五代詞人詞作和閨閣、方外之作及故實爲主，并解釋考證詞體中的生僻字詞；卷三至卷六記述兩宋、元、明詞人詞作及故實。《詞品》共評論唐五代、宋、元詞人八十餘人，涉及到詞體的特性、風格、用韵、創作等諸多方面，在詞學史上有較高的文獻價值與理論價值。

我社現將二書合集刊行，以宣紙綫裝形式排印出版，希望鍾愛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的讀者能够喜歡。

廣陵書社編輯部

二〇一〇年七月

南北朝·鍾嶸 著

詩品

目錄

文華叢書序	一	魏侍中王粲	五
出版說明	一	晋平原相陸機	六
詩品	一	晋黃門郎潘岳	六
序	一	晋黃門郎張協	六
卷上	一	晋記室左思	六
古詩	五	宋臨川太守謝靈運	七
漢都尉李陵	五	漢上計秦嘉	七
漢婕妤班姬	五	嘉妻徐淑	八
魏陳思王植	五	魏文帝	八
魏文學劉楨	五	晋中散嵇康	八

序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咏。照燭三才，暉麗萬有，靈祇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

昔《南風》之詞，《卿雲》之頌，厥義復矣。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。」楚謠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揚、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咏靡聞。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《詠史》，質木無文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篤好斯文，平原兄弟鬱爲文棟，劉

楨、王粲爲其羽翼。次有攀龍託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
彬之盛，大備於時矣。爾後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、
二陸、兩潘、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
興也。永嘉時，貴黃、老，稍稍虛談。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
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，皆平典似
《道德論》，建安風力盡矣。先是郭景純用儔上之才，變創其體。
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。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
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蹤，
固已含跨劉、郭，凌轢潘、左。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
爲輔。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。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
年爲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，文約意廣，取效《風》、《騷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

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會於流俗。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爲詳切者邪？故詩有三義焉：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，幹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若專用比興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躡。若但用賦體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則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無止泊，有蕪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羣託詩以怨。至於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泪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。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，非長歌何

以騁其情？故曰：『《詩》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』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矣。故詞人作者，罔不愛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。纔能勝衣，甫就小學，必甘心而馳騖焉。於是庸音雜體，人各爲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獨觀謂爲警策，衆睹終淪平鈍。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、劉爲古拙，謂鮑照義皇上人，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照終不及『日中市朝滿』，學謝朓劣得『黃鳥度青枝』。徒自棄於高明，無涉於文流矣。

觀王公縉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以詩爲口實。隨其嗜欲，商榷不同，淄、澠並泛，朱紫相奪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。近彭城劉士章，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爲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。其文未遂，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論人，《七畧》裁士，校以賓實，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爲技，較爾可知。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弈。方今皇帝，

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沉鬱之幽思，文麗日月，賞究天人，昔在貴游，已爲稱首。况八紘既奄，風靡雲蒸，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。以瞰漢、魏而不顧，吞晉、宋於胸中。諒非農歌轅議，敢致流別。嶸之今錄，庶周旋於閭里，均之於談笑耳。

一品之中，畧以世代爲先後，不以優劣爲詮次。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，不錄存者。夫屬詞比事，乃爲通談。若乃經國文符，應資博古，撰德駁奏，宜窮往烈。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『思君如流水』，既是即目。『高臺多悲風』，亦惟所見。『清晨登隴首』，羌無故實。『明月照積雪』，詎出經史。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顏延、謝莊，尤爲繁密，於時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長等，詞不貴奇，競須新事，爾來作者，寢以成俗。遂乃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拘攣補

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詞既失高，則宜加事義。雖謝天才，且表學問，亦一理乎。陸機《文賦》，通而無貶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鴻寶》，密而無裁；顏延論文，精而難曉；摯虞《文志》，詳而博贍，頗曰知言；觀斯數家，皆就談文體，而不顯優劣。至於謝客集詩，逢詩輒取；張隱《文士》，逢文即書；諸英志錄，並義在文，曾無品第。嶸今所錄，止乎五言。雖然，網羅今古，詞文殆集。輕欲辨彰清濁，掎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預此宗流者，便稱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爾。

昔曹、劉殆文章之聖，陸、謝爲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？嘗試言之，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諧會。

若『置酒高堂上』、『明月照高樓』，爲韻之首。故三祖之詞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。此重音韻之義也，與世之言宮商異矣。今既不被管弦，亦何取於聲律邪？齊有王元長者，嘗謂余云：『宮商與二儀俱生，自古詞人不知之。惟顏憲子乃云「律呂音調」，而其實大謬。唯見范曄、謝莊頗識之耳。嘗欲進《知音論》，未就。』王元長創其首，謝朓、沈約揚其波。三賢或貴公子孫，幼有文辯，於是士流景慕，務爲精密，襞積細微，專相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。余謂文製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爲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，蜂腰、鶴膝，間里已具。

陳思贈弟，仲宣《七哀》，公幹思友，阮籍《詠懷》，子卿《雙鳧》，叔夜《雙鸞》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單，安仁倦暑，景陽苦雨，靈運《鄰中》，士衡《擬古》，越石感亂，景純詠仙，王微風月，謝客山泉，叔

源離宴，鮑照戍邊，太冲《詠史》，顏延入洛，陶公詠貧之製，惠連《搗衣》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所以謂篇章之珠澤，文采之鄧林。